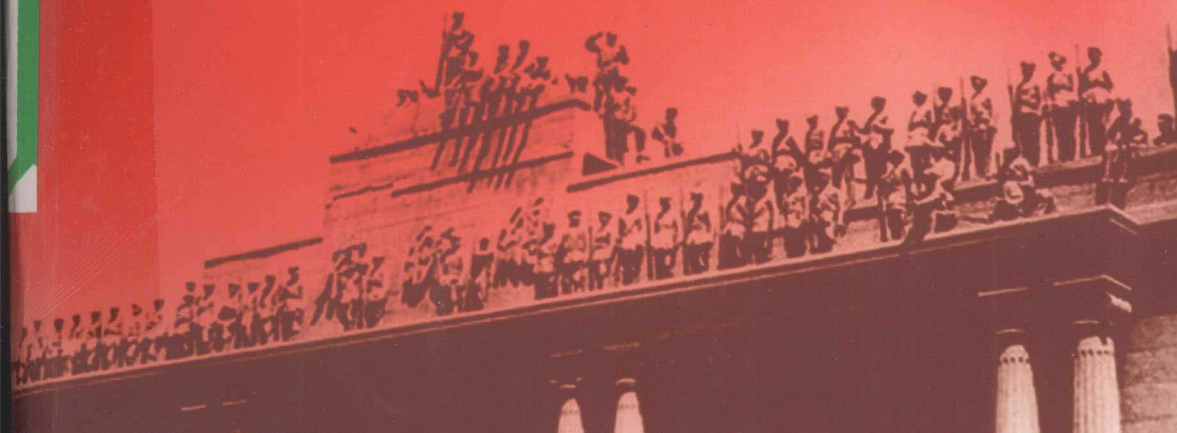


1949 解放

葛红国 裴志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49

解放

葛红国 裴志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9 解放 / 葛红国, 裴志海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99-3427-3

I 1… II. ①葛…②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891 号

书 名 1949 解放
著 者 葛红国 裴志海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427-3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的 1949 我的历史(序)

朱苏进

中国的解放战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大景观,当时整个世界都向古老的东方战场倾斜。那场战争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今天的我们过上这珍贵生活,它更改变了人类的未来,使得未来许多重大事件都不可避免地波动着 1949 年的涟漪。而且,这场战争会被一代代人研究、回味、琢磨、书写下去,从而也一次次地改变一代代的人。

关于那场战争的书籍,已经多得像战争本身那样铺天盖地。以至于后人无论谁书写它都需要不凡的眼光和胆略。但葛红国、裴志海却继《冷的冬,热的雪》之后,再次贡献了《1949 解放》这部出色的长篇纪实作品,我认为他们具有当年前辈们的勇气,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战役。

如何才能无数同题材著作中闪烁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呢?

首先看到两位作家精妙用心。他们着意表现战场上普通指战员,恰恰是这种平凡人物的平常战场经历,既表现了这场战争的伟大,又透射出人性的亲切!

再看他们的独特视野。面对那个轰轰烈烈的战场,很多作家很容易被激烈的绞杀或者壮观的兵团决战所吸引,他们却非常沉着地捕捉着亲历者的一段段真实感受。他们让这些战争亲历者如同春蚕吐丝一样讲述着自己的某个片刻。这意味着:那战争不光是民族的首先是亲历者自己的,那历史不光是全人类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个人性往往是真实性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多么伟大的事物,都离不开亲切的个人!特别重要的是,1949 年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且一年年更遥远,战争的亲历者一年年稀少而且不要多久

就会完全消失。当他们全部离开人世时,1949 便凝固成为真正的、安静的历史,完全脱离世间嘈杂。虽然,通过阅读后人仍可以观察 1949 年,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亲历者的个人感受了,也听不到历史活生生的声音了。所以,在亲历者快要消失之前尽可能多的保留他们当年的声音、动作、经历、呼吸,这实际就是保留我们人类自己的基因。我觉得两位作家这种努力是智慧的价值判断,也是高尚的生命追求。

我十分喜欢当年那些战争亲历者的纯粹与单纯,甚至觉得他们在战场上犯错误也天真可爱。我一直认为在那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前辈最为纯洁,最为艰苦时,也是他们精神与性灵最优美最健康时,看看他们如何甩开膀臂收获胜利吧,看看他们如何像过年似的欢闹着拿下一个个巨大的战役吧,真是做梦也要笑醒过来!令人有些隐痛的是,随着那年代的远去,那种纯洁也远去了……

在阅读历史书时我经常想,当我也到了书中回忆者的岁数时,当我也具有老人那种沙哑、凝定与沧桑时,能不能也经历一下他们曾有过的杰出经历呢?如果不能(往往是不能的),那么能不能分享一点他们的蕴藏、他们的欢乐呢?读书多了以后发现这也不容易,因为那个年代与这个年代之间的沟通很像一棵树呼唤另一棵树,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棵树那就不会听到另一棵树的声音。

《1949 解放》这本书,洋溢着这珍贵的声音。

2009 年 4 月 25 日于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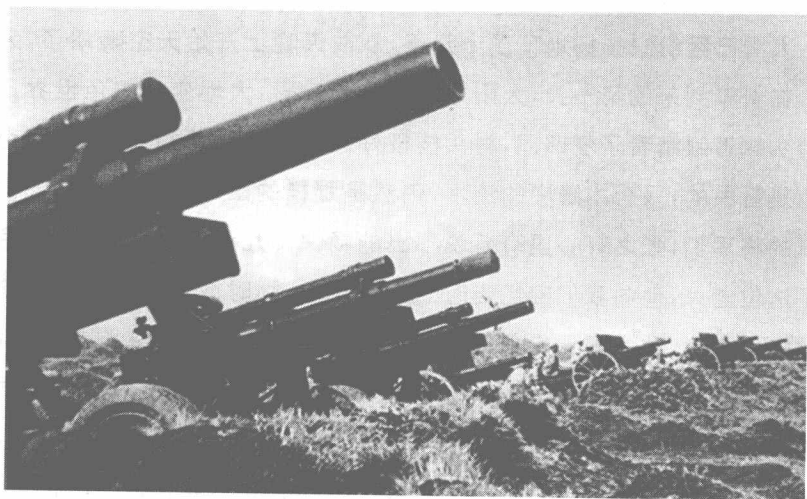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01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	002
终于熬出来了	009
“烧铺盖草”	013
用生命来维护生命线	021
二、“旱鸭子”过江	031
我们渡不了江,就是一个南北朝	032
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	043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054
三、虎扑江南	063
“太阳军来了!”	064
100 人缴了 1000 人的枪	073
“走着都能睡着”	083
四、吃得肚子都撑了	095
乘火车进军	096
“你能跑出解放军的手心吗?”	103

“什么是战士?”	111
五、引而待发	115
当兵就当解放军	116
胜利日,世上最亲的那个人去了	125
“迷魂阵”	131
解放不了大西南,打死我也不回家	135
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43
石达开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	144
“挺起你的胸膛来,昂起你的头!”	154
谁都想跑到最前面	160
七、解放重庆	169
血战南温泉	170
蒋介石差点跑不了	176
“想当兵都快想疯了”	185
八、席卷大西南	195
关门打狗	196
血战高山镇	206
假起义	218
九、最后一战	225
“土八路”	226
“老百姓感谢共产党!”	238
002 后记	245

胡再武 彭南 丁 兰 摄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

1949年1月1日，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之战已经结束16天了。

在豫东浍河南岸一个叫赵庙村的小村庄里，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正带人押送着一群特殊的俘虏，走在厚厚的雪地上。这是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战场被打败的黄维兵团的团以上军官。这只庞大的不可一世的钢铁一般的战争猛兽，就在16天前的1948年12月15日被全歼在双堆集，黄维、吴绍周、杨伯涛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

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十几天，从前天晚上开始天空晴朗了，大雪停了。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彩，大地变成银色世界。张之轩抬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四周，村头枝桠好像披上了厚厚的天鹅绒，路旁的电线也是雪白的，只有冰缝中的流水，仍然是那样的墨绿。看着长长一列国民党军的将军们，张之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几十年后，我们在北京采访到了这位老人，他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就想到了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敌人天天追着他们打，没吃没穿的，整天跑来跑去躲着敌人。杨伯涛的十八军那时是那样的不可一世，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解放军的确也有点害怕和他们遭遇，一和他们打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想的最多的就是千万别受损失。谁能想到，一年的时间不算长，那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们，现在个个低头弯腰地走在雪地里。真是有天渊之别啊。老人还告诉我们，那天天气虽然冷，他们穿得比那些俘虏还要单薄，但他们并不介意，个个意气风发，倒是那群披着大衣的国民党军将领们，都缩着脖子抄着手，好像特别怕冷一样。

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张之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在赵庙村，黄维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手里拿着书大发狂论说：“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到江西老家，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道理，重整部队，再同共产党干一下，如果再打败了我服气。”

被俘后的黄维依旧孤傲、骄横。张之轩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没几天，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青动员第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们给被华野、中野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让大家签字，其他人都签了，黄维就是不签。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人民战士》报记者采访他，问他被困在双堆集一个来月，外无援军，内无粮弹，为什么还不投降，他将桌子一拍，朝记者吼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记者也火了，也给他拍桌子：“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蒋家王朝！”黄维在淮海战役前还是国民党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兵前也是一个教书的，算是一个书生了，听记者这么说，竟然不顾斯文，破口大骂：“放屁！你胡说八道！”说着还要伸手动脚，要不是把他拉开，他是真会扑上去的。

还想再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并不是黄维一个，就是高谈“和平”的桂系将领们，要的也是划江而治的“和平”。其实最清醒的还算是蒋介石，三大战役一打完，他就知道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新年第一天，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着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中国人骨子里对新年一直都是很重视的，认为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在过去一年里，好的或者不好的一切都终将过去，应该以崭新的面貌迎来新的一年。在民间里有在大年初一早上把灶膛里的灰舀出一点撒在大路上的习俗，这叫“送穷灰”，祈望带来好运气，在新的一年里有所作为。

就在这一天，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老鼠岭下一个简陋民房里的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这个简洁、掷地有声的题目里就能看出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目光。而住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的蒋介石则代表国民党抛出了《元旦文告》，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回光返照地发现了一根叫做“和平”的救命稻草，紧紧地攥在手中，再也舍不得丢开了，声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

“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在这篇充满无奈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事先绝对没有商量过，但共产党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乎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的答复。毛泽东是这样安排共产党人的1949年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就像这篇共5165个字的文章中说的，在1949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连国民党都无法否认这位具有浪漫主义性格的伟大人物对1949年的预测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兵败如山倒，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了。

如果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在中国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大地的话，将会看到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在厚厚的白雪所覆盖的东北大地上，寒风刺骨，似乎人们呼出的气可以在嘴巴上立刻冻成冰碴，但和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相反，整个东北是个红色旗帜的海洋，到处都是敲锣打鼓的群众，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交

通要道的各个城市贴满了标语，村庄路口堆满了柴火和粮食，各地群众纷纷组织慰问团，东北人民倾其所有地欢送、支持林彪兵强马壮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

最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河南和山东、安徽交界处的陈官庄。在这个约45里的范围内，完全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色彩与情景。在解放军的阵地上，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地升了起来，顺风飘过，带着浓浓的肉香。在这一天里，中央军委特地批准慰劳前线指战员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几十万大军需要多少？这个庞大的数字显示了共产党人卓越的动员能力，日后陈毅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支持。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这一天里，一支支支前队伍仍旧像滚滚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淮海战役战场。黄维兵团被消灭了，但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还在苟延残喘中与解放军对峙着，他们将在9天以后才会被解放军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围困陈官庄的几十万解放军，现在仍然需要上百万的人民群众提供庞大的后勤支援。

这些从四面八方奔赴前线的支前队伍中，有着各种打扮，讲着各种口音的人们，有豫西的、陕南的，有冀鲁豫的、鲁南的，甚至还有老区太行山来的，他们推着小车，驾着牛车，赶着毛驴，趟过厚厚的大雪，甚至是冰冷的河流。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他们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老人们准备的棺材都抬来了，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年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的杨志回忆说，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

就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杨志在去纵队司令部的路上，遇到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他们推的小车上，有白面，有小米，有布鞋，有大饼。杨志站在路边，看见队伍中有一辆小车上放着一袋袋白面，前面是个中年人在拉着，后面有个老人和孩子在使劲地推着，他过去帮着他们推车，和老乡搭上了话：“大爷，你是哪个地方的？”老人说：“沂蒙的。”杨志很高兴：“大爷，咱

们是老乡，我是临沂的。”他打听到，这个拉车的中年人是老人的儿子，小孩是他的孙子，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所以也把小孩带上了。杨志很感动：“像你们这样祖孙三代来支前的多不多？”老人说：“两代人的比较多，祖孙三代的也有。”看着老人这么大年纪，在风雪中奔波，杨志有点过意不去：“大爷，你这么大年纪，应该在家享享福！从山东沂蒙到这里，有几百里呢。”老人笑了：“没啥，我骨头硬，全国快解放了，我们再做贡献，出把力，将来想干也找不到地方干了。”杨志很关心地问他：“大爷，你们路上怎么吃饭，刮风下雨怎么办？有没有生病？”老人说：“我们自己带着煎饼，有锅盖大。刮风下雨有什么，照样走。你们解放军都能走，能吃苦，我们也能吃苦。我们出点力也是应该的，能过上好日子，全靠你们解放军打胜仗！”杨志忙说：“大爷，解放军打胜仗，也是靠你们支持啊！”

杨志说，那时我就想，有这样的群众，蒋介石还能舒服几天呢？人心向背，国民党再坚持，也注定要成为明日黄花。

这不仅仅是杨志的感受，正被张之轩等人押解的杨伯涛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看到了这一幕。杨伯涛被俘后，开始是不服气的。他被押往后方的路上，惊讶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前经过这些地方时，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通过这里时却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哪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动员这么多老百姓支援战争。

解放军阵地上的炊烟慢慢地熄灭了，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人员甚至弄出了更多的花样，把四菜一汤也送到掩体堑壕里了。解放军正在吃着，文工团的演员们来了，他们一大早就以小分队的形式，带着简易的乐器，分散在各个阵地上进行演出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一片笑语。而就在几十米外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呈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那是一种死寂灰凉的色调。20多万的国民党军已经身处绝境，缺吃少穿，骑兵变成了步兵，马匹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

取暖、做饭，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连棺材也被挖出来当柴烧了，即使有点大米猪肉，也无法烧熟。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就冻死饿死三百余人。野地和沟里到处都是死尸。1949年元旦这天是个晴天，南京的飞机飞到陈官庄的上空空投，物品刚飘下来，部队和家属都蜂拥抢夺，有被物品压死的，有相互对打的，甚至还有开冷枪射击的。在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中，有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老兵回忆，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在1949年的元旦，最可怜的要数那些从徐州盲目跟随国民党军出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了，在要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个人尊严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得过且过地等着死亡的来临。就在这天晚上，被围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之一的第五军一三三团十几名新兵想乘夜黑逃跑，被团长姜铁志发现后抓起来全部活埋了。9天之后，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解放军攻占陈官庄，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55.5万余人被歼，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余人。

如此具有戏剧性的黑白场景同样出现在华北平津地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手中最厉害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40万大军被100余万的东北、华北野战军像刀子一样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几个孤立无援的城市。是战是和，傅作义这名抗日名将还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在这一天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迎岁之辞”，呼吁和平，言辞恳切，声音普通民众恳求“求生”、“善生”，“使人人都有一碗饭吃，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9年元旦，在中国大地上，各种悲喜剧纷纷上演，面对面目模糊的未来，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心态各异，几家欢乐几家愁。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蒋介石“抢救”到南京，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悲怆地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次日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陶渊

明《拟古》九首之九，悲凉心境一目了然：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而在同一天，正在北上投奔共产党的李济深则在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同船的朱蕴山在途中也吟诗多首，其中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含义深长的佳句。

郭沫若在船上更是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在1949年元旦，国统区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浙江大学教授、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这一天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这一天对共产党人来说，真是百般滋味，它来得太晚了。回顾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从它成立那一天到1949年元旦，身后是一路的鲜血和炸弹，死亡与痛苦一直追随着这批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1949年元旦这一天，在西柏坡遥望南京的毛泽东心情肯定是十分美好的，胜利的前景已经不是宣传手册上的豪言壮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伸手可触。

终于熬出来了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大半河山已经落在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只要一声令下，南京就指日可下。

从这一点来说，这个胜利来得似乎又太快了，快得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把中共中央机关南迁了。1946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中心会搬过去。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淮阴）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蒋介石并没有把共产党人真诚的和平愿望放在心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蒋介石也信。在和平谈判中，蒋介石首先就要求统编共产党的军队，再谈组建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好：没有了军队，中共就没有资本了，一切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没有了枪杆子，他就出不了政权了。共产党人当然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百万大军的“枪杆子”交出来。蒋介石终于不耐烦了，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一开始，国民党军队的确打得很顺利。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兴冲冲地参加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的一次集会，对与会人员做了一个“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话，在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一个“可笑之至”，使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1947年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他的得意与自信也因此溢于言表，他想掩饰都没办法掩饰。

1947年的蒋介石有那么点趾高气扬。

那时如果有人说，共产党会取得天下，恐怕多数国民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些善于投机的，更是躲在暗处寻找一切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向南京政府邀宠。宁夏实力派马鸿逵就是这样一个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时，他立即派出主力部队，抢占了边区的三边、盐池一带，并把俘获的解放军战士不远千里地押送到南京邀功请赏。这是个看着形势打算盘的“聪明人”。很显然，马鸿逵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共产党被消灭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1947年初，像这样的“聪明人”，又何止马鸿逵一个人？